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集刊AMI综合评价”入库集刊
复旦大学“学术期刊质量提升支持计划”资助立项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Volume 7, Issue 2 (2021)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十四辑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第十四辑/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23.12

ISBN 978-7-5012-6701-9

I. ①中… II. ①复…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22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227588号

书 名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第十四辑 Zhongguo Zhoubian Waijiao Yanjiu · Di-shisi Ji
编 者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罗庆行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电 话	010-65233645(市场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6%印张
字 数	308千字
版次印次	2023年12月第一版 202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6701-9
定 价	8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集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集刊已被中国知网（CNKI）和万方数据（Wanfang Data）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使用费与本集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免费提供作者文章著作引用统计分析资料。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集刊声明，本集刊将做适当处理。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主管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主办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主编 赵卫华
副主编 包霞琴 祁怀高 薛松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左希迎	中国人民大学	石源华	复旦大学
卢光盛	云南大学	归咏涛	北京大学
包霞琴	复旦大学	关培凤	武汉大学
祁怀高	复旦大学	李皖南	暨南大学
杨健	复旦大学	杨鲁慧	山东大学
吴心伯	复旦大学	吴寄南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日本] 青山瑠妙	日本早稻田大学 (Waseda University)		
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赵卫华	复旦大学
赵可金	清华大学	赵青海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赵明昊	复旦大学		
钟飞腾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费晟	中山大学	夏立平	同济大学
郭锐	吉林大学	薛松	复旦大学
魏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马来西亚] 黄子坚 (Datuk Danny Wong Tze Ken)
马来亚大学 (University of Malaya)

编辑部主任 温尧

编辑部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 ccmc@fudan.edu.cn

电话: 86 21-6564 2939

传真: 86 21-6564 2939

地址: 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文科楼307室复旦大学中国与
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

邮编: 200433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赵卫华 / 1

周边形势

美国“印太战略”、“中国因素”与美印互动..... 杨晓萍 / 11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

地方外交在中国—文莱合作中的角色与展望..... 罗传钰 支鹏宇 / 33

失落的“蜜月”：结构性错误知觉对中国周边战略失稳的影响
——以2016—2017年中韩关系为例..... 方炯升 / 51

周边国情研究

大变局背景下越南的对外战略与政策走向探析..... 顾强 黄坚 / 81

从越南涉南海话语宣传看越南对华策略的对冲性..... 阳阳 / 104

论韩国在朝美之间的斡旋外交——以文在寅政府执政前期的斡旋为例
..... 李家成 张翊梁 / 121

新冠疫情下的地区问题

《贸易联系与供应链韧性：应对新冠疫情新常态》（节选）
..... 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学者 / 151

大湄公河次区域公共卫生政策的扩散——基于实践理论的视角... 杨嘉宜 / 180

中国周边外交

中国—东盟关系30年与中国周边外交发展..... 郭志奔 / 205

会议综述

第十一届复旦大学中国周边外交研讨会综述..... 张 婷 / 229
第五届“中国—东盟学术共同体”国际研讨会综述..... 张泽宇 / 238

附 录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简介..... / 247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征稿启事..... / 249
《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稿件体例及注释规范..... / 251
审稿专家致谢..... / 256

Contents

Preface..... *ZHAO Weihua* / 1

Situation of Neighborhood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China Factor” and U.S.-India Interaction
..... *YANG Xiaoping* / 11

Research on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Role and Prospect of Local Diplomacy in China-Brunei
Cooperation *LUO Chuanyu and ZHI Pengyu* / 33

A Missing “Honeymoon”: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Misperception
on Strategic Insta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
tries—A Case Study of China-ROK Relations in 2016–2017
..... *FANG Jiongsheng* / 51

Research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alysis of Vietnam’s Foreign Strategy and Policy Dir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Great Change *GU Qiang and HUANG Jian* / 81

Research on the Hedging of Vietnam’s Strategy towards China from
Vietnam’s Propaganda o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YANG Yang* / 104

A Study on ROK’s Mediation Rol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DPRK-US Relations—Take the Moon Jae-in Administration’s Me-
diation in Its Early Years as an Example
..... *LI Jiacheng and ZHANG Yiliang* / 121

Regional Issues under the COVID-19 Pandemic

- Trade Linkages and Supply Chains Resilience: Navigating the COVID-19 New Normal* (excerpt)..... NACAI scholars / 151
- The Diffusion of Public Health Policies in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A Perspective of Practice Theory YANG Jiayi / 180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Thirty Years of China-ASEAN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GUO Zhiben / 205

Reviews on Symposiums

- Review on the Eleventh Fudan Symposium on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ZHANG Ting / 229
- Review on the Fifth NACAI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ZHANG Zeyu / 238

Appendix

- Introduction on Center for China's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of Fudan University (CCRNC Fudan)..... / 247
- Notice Invit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49
- Standards of Articles and Annotations of the *Journal of China's Neighboring Diplomacy*..... / 251
- Acknowledgements to Reviewers..... / 256

论韩国在朝美之间的斡旋外交 ——以文在寅政府执政前期的斡旋为例

李家成 张翊梁

【内容提要】斡旋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尽管斡旋行为极为普遍，但对斡旋行为的理论研究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雅各布·贝尔科维奇、漆海霞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解析出影响斡旋的因素，将斡旋策略进行分类，进而探究斡旋的预选模式和联席模式的性质，并构建斡旋权变模型。尽管韩国的斡旋面临一定的困难，但矢志戮力地把握局势、进行斡旋，在朝美关系发展中作用明显，尤其是对第一次金特会的成功召开起到了起死回生的作用，韩国因此甚至自诩为“半岛号驾驶员”。韩国的斡旋有着充当朝美之间的信使、缓解朝美互不信任、提高韩国在半岛问题中的地位与发言权这三个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余地较小、无法掌握最终决定权两个局限。韩国的斡旋作用并不能直接决定朝美关系的发展，毕竟朝美两国才是双边关系的主角。朝美冲突解决与朝美关系发展最终还是要靠朝美两国的推动与合作。因此，韩国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身的地位与作用，且有必要与区域内大国充分合作，遵循“先预选再联席”的斡旋路径，形成斡旋的合力，方能最终成功斡旋朝美。

【关键词】斡旋；韩国；文在寅政府；朝美关系；半岛问题

【基金项目】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拜登政府对朝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1BGJ053）。

【作者简介】李家成，辽宁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张翊梁，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国际斡旋理论概述

斡旋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国际舞台上，斡旋行为无处不在。可以说，伴随着人类之间冲突的出现，斡旋便应运而生。早在距今约2500年前的中国战国时期，魏国第一代君主魏文侯就曾斡旋赵国和韩国，使两国放弃交战意愿，各自走上了发展的道路。^①在国外，《圣经》（约公元前2000年）中也大量提到斡旋行为，其后荷马的《伊利亚特》（公元前750年）和索福克勒斯的《阿贾克斯》（公元前500年）对斡旋亦有所涉及。^②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同样如此，《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第一款就规劝所有会员国通过斡旋解决争端。^③

尽管斡旋行为极为普遍，但对斡旋行为的理论研究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尤其是对国际政治中斡旋行为的理论分析更是如此。目前对斡旋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各国国内社会和司法领域，而在国际政治领域为国际斡旋理论方面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当属新西兰学者雅各布·贝尔科维奇（Jacob Bercovitch），他被公认为国际斡旋研究方面世界领先的专家之一。在他去世后，美国和平研究所专门发文悼念他。^④

贝尔科维奇在多篇论文中，通过搜集、归纳统计二战之后历次斡旋行动的结果，并根据这些统计信息建立国际冲突和斡旋的原始数据集，第一次相对综合、全面地对国际斡旋的性质、影响斡旋结果的背景变量和过程变量如何对斡旋产生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终确定这些类别中的变量对斡旋结果的影响性质和程度。^⑤同时，他提出并发展了斡旋的权变模型，并运用对数交互、多元分

①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于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线装书局，2017，第9页。

② Jacob Bercovitch, “The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of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cob Bercovitch and Jeffrey Rubin (eds.),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ultiple Approaches to Conflict Management*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4), p. 1.

③ 参见《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zh/sections/un-charter/chapter-vi/index.html>，访问日期：2021年4月21日。

④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In Memoriam: Jacob Bercovitch,” June 14, 2011, <https://www.usip.org/press/2011/06/memoriam-jacob-bercovitch>, accessed April 22, 2021.

⑤ Jacob Bercovitch, J. Theodore Anagnoson and Donnette L. Wille, “Some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Trends in the Study of Successful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8, no.1 (1991): 7-17.

析和逻辑线性等方法进行一系列的定量分析,^①进而探索出有效斡旋的条件^②、对斡旋结果具有预测性的冲突特征^③、斡旋方可采取的策略类型及适用条件^④等理论。国内在此方面成果突出的学者为清华大学的漆海霞教授,她在雅各布·贝尔科维奇、迈克尔·格雷格(Michael Greig)及其他学者的观点基础上,运用博弈论等研究方法进行分析,^⑤在国际斡旋(调停)的策略^⑥、斡旋方(调停者)偏向与斡旋成果之间的关系^⑦等方面取得了成果,并将这些理论用于分析六方会谈中中国的斡旋作用。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对国际行为体实际斡旋过程细节的报道和相关信息较少等原因,目前国际斡旋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斡旋的背景以及基本条件等静态信息领域,而对斡旋过程中实际走势等动态交互过程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国内社会、司法领域,由于斡旋方对原告、被告斡旋过程的信息较易搜集,许多学者运用定量方法对斡旋过程中各方的实际行为展开分析。如加里·威尔顿(Gary Welton)、迪安·普鲁伊特(Dean Pruitt)和尼尔·麦吉利卡迪(Neil McGillicuddy)通过对西纽约争端解决中心的预选会议和联席会议中斡旋方和辩护方的实际行为进行研究,得出了在实际斡旋过程中辩护双方的行为特征和其他注意事项等信息。^⑧本文的理论部分将以雅各布·贝尔科维奇的研究成果为主,并结合漆海霞等其他国关学者和国内社会、司法领域对斡旋的动态交互过程的研究成果,综合并完善相关的理论,为分析韩国在朝美关系中的斡旋作用提供理论框架。

① Jacob Bercovitch and Jeffrey Langley, "The Nature of the Disput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7, no.4 (1993): 670-691.

② Jacob Bercovitch, "Third Parties in Conflict Management: The Structure and Conditions of Effective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40, no.4 (1985): 736-752.

③ Jacob Bercovitch and Jeffrey Langley, "The Nature of the Disput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pp. 670-691.

④ Jacob Bercovitch, J. Theodore Anagnoson and Donnette L. Wille, "Some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Trends in the Study of Successful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8, no.1 (1991): 7-17.

⑤ 漆海霞:《国际斡旋的成败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28—44页。

⑥ 漆海霞:《国际调停历史与策略的量化分析——兼析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6期,第98—117页。

⑦ 漆海霞、张鸿文:《国际冲突中调停者的偏向与调停效果》,《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4期,第129—154页。

⑧ Gary Welton, Dean Pruitt and Neil McGillicuddy, "The Role of Caucusing in Community Medi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2, no.1 (1988): 181-202.

（一）斡旋策略的分类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1. 斡旋策略的分类

根据漆海霞的翻译，贝尔科维奇将斡旋策略分为三种：直接改变收益策略、信息明确收益策略、程序改变收益观念策略。^①在贝尔科维奇提出该分类的8年后，他又将这些策略命名为沟通促进策略、程序性策略和指导性策略。^②

第一，沟通促进策略。贝尔科维奇提出，沟通促进策略适用于干预程度较低的斡旋行为。斡旋方通常扮演相对被动的角色，向当事各方传递信息，促进合作，但对更实质性的斡旋过程几乎没有影响。^③该策略实质是加强冲突双方的信息沟通，避免双方做出错误判断，使双方认识到和解的收益大于冲突的收益，从而促成双方和解。^④当斡旋发生在冲突方自身或共同的范围时，应采用沟通促进策略。这使冲突双方能够维持对斡旋过程的影响，并可能间接促进对该过程的公平性、满意度和承诺的感知水平。^⑤

第二，程序性策略。程序性策略主要通过改变环境而使冲突双方和解。漆海霞认为多轮囚徒困境可以比拟这一策略。斡旋方通过改变博弈的程序，使冲突双方认为博弈将一直持续下去，因此双方的耐心得到增强，博弈结果可能变为和解。除此之外，程序性策略也包括选择会议地址、制定会议步骤、改变外部环境、控制会议时间等。^⑥斡旋方还可以提出替代方案以构建协商环境。

第三，指导性策略。指导性策略是最有效的干预形式，这一策略指的是，斡旋方通过鼓励冲突各方谈判、发出最后通牒或提出替代方案来影响谈判过

① 参见漆海霞：《国际斡旋的成败分析》，第27页；Jacob Bercovitch, “The Structure and Diversity of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cob Bercovitch and Jeffrey Rubin (eds.),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ultiple Approaches to Conflict Management*,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44, iss.2 (2000): 17.

② Jacob Bercovitch and Alison Houston, “Why Do They Do It like Thi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ediation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 174.

③ Jacob Bercovitch and Alison Houston, “Why Do They Do It like Thi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ediation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 174.

④ 漆海霞：《国际斡旋的成败分析》，第34页。

⑤ Jacob Bercovitch and Alison Houston, “Why Do They Do It like Thi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ediation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 191.

⑥ 漆海霞：《国际斡旋的成败分析》，第32、36页。

程。该策略直接处理并旨在改变问题的构建方式和行为。^① 结合漆海霞的研究可发现，指导性策略主要采用的是改变收益的方法。斡旋方改变收益有两种具体办法：(1) 通过利诱，增加双方和解的收益；(2) 通过威胁或惩罚，减少双方不和解的收益。^② 通过这两种方法，斡旋方可以积极地指导各方的冲突管理工作，使斡旋方自身而不是冲突方控制进程的内容和发展趋势，从而促使冲突双方和解。^③ 不过，斡旋方需要具备相应的权力与地位，才能通过实施指导性策略改变冲突双方的收益，进而取得成果。

根据漆海霞的研究，同时结合贝尔科维奇的新命名，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指导性策略成功率最高，大约为39%；其次为沟通促进策略，成功率大约为27%；程序性策略成功率最低，大约为9%（见图1）。^④ 贝尔科维奇同样认为，沟通促进策略和指导性策略相对来说更受欢迎。虽然国际斡旋方最常用的是沟通促进策略，但指导性策略似乎最成功。这两种策略被认为比程序干预策略更有效、更受欢迎。^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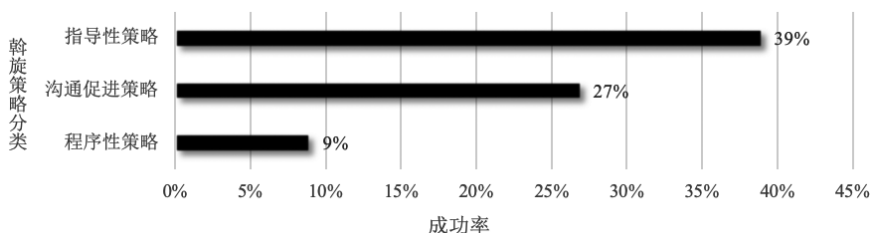


图1 三种斡旋策略成功率比较

资料来源：漆海霞：《国际斡旋的成败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43页。

① Jacob Bercovitch and Alison Houston, "Why Do They Do It like Thi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ediation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p. 174-175.

② 漆海霞：《国际斡旋的成败分析》，第33页。

③ Jacob Bercovitch and Alison Houston, "Why Do They Do It like Thi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ediation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 191.

④ 漆海霞：《国际斡旋的成败分析》，第43页。

⑤ Jacob Bercovitch and Alison Houston, "Why Do They Do It like Thi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ediation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p. 175-176.

2. 影响斡旋策略选择的主要因素

贝尔科维奇和艾利森·休斯顿（Alison Houston）采用实证方法研究各种因素对斡旋策略选择的影响。从定量分析的结果可得知，冲突的条件，如冲突的类型，是对斡旋策略选择最具有影响力的因素。冲突核心问题的类型在斡旋方的行为选择中起着一定作用。与斡旋方的行为相比，斡旋方身份和冲突背景等因素与斡旋成败的联系可能更为直接。并且，来自当事各方内部（稳定与安全）和外部（关系与支持）环境的直接和间接交互因素对斡旋方的策略有很大影响。^①总的来说，斡旋是一个背景驱动的流程，斡旋活动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受该背景影响。斡旋背景对策略选择的影响很大。斡旋行为不能仅仅被看作斡旋方的一系列独立决策，冲突各方的资源和关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斡旋的局限性及权变模型

1. 斡旋的局限性

作为冲突管理模式的一种，斡旋具有许多优点。但是，斡旋并不是万能的，也存在着相应的局限性。第一，斡旋方并不是最主要的行为方。尽管斡旋方的加入会给冲突形势带来一定程度的改变，但我们必须承认斡旋方不是最具影响力的参与方。斡旋环境的条件和冲突各方的身份是影响斡旋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而不是斡旋方本身。^②换言之，斡旋方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冲突的性质特征以及冲突方的身份特征这些因素允许斡旋方发挥出其斡旋的作用。

第二，斡旋方开展斡旋的余地相对较小。由前文可知，斡旋主要由背景变量决定，而斡旋方经验和先前斡旋行为对斡旋影响较小。所以，斡旋方可资利用的资源其实并不多，尤其是斡旋方的权力远小于冲突方时更是如此。因此，斡旋方只能在被冲突性质特征和冲突方身份特征这些因素圈定的一个很小的范围内选择其斡旋策略，开展斡旋的余地相对较小。

第三，斡旋方无法掌握最终决定权。克里斯托弗·穆尔（Christopher W. Moore）在1986年提出，“斡旋是一种冲突管理形式，但最终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冲突各方手中”。^③正如前文所述，斡旋方不是最主要的行为体，接受斡旋

^① Jacob Bercovitch and Alison Houston, "Why Do They Do It like Thi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ediation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p. 195-196, 198.

^② Jacob Bercovitch and Alison Houston, "Why Do They Do It like Thi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ediation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p. 170, 194.

^③ Jacob Bercovitch and Alison Houston, "Why Do They Do It like Thi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ediation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 171.

结果与否只能看冲突双方是否从内心愿意接受斡旋方案。换言之，冲突双方可以随时推翻之前的斡旋结果，而斡旋方很难去阻止这一行为。因此可以看出，斡旋方在斡旋国际冲突时无法掌握最终决定权。

2. 斡旋的权变模型

前文已经介绍许多与斡旋相关的理论，这些理论包含了许多因素。但在实际的斡旋过程中，这些因素是如何在一起运作，进而影响最终斡旋结果的呢？此处通过引入斡旋的权变模型，将上述各个因素组合在一起。在介绍贝尔科维奇的斡旋权变模型前，笔者先对权变法进行介绍。权变法起源于1965年杰克·索耶（Jack Sawyer）和哈罗德·格茨科（Harold Guetzkow）提出的谈判社会心理学理论，丹尼尔·德鲁克曼（Daniel Druckman）在1977年对其进行了修正。权变法提供了一个框架，允许对形成冲突事件的基础结构和条件，以及冲突管理过程的复杂关系进行系统的分析。^①

通过介绍权变法的定义，理解斡旋权变模型的作用相对来说更加容易。斡旋的权变模型由贝尔科维奇在1984年提出，在1991年时他与阿纳格诺森和威尔发展了该模型。^②通过斡旋的权变模型，我们可以根据模型的系统流程，从冲突性质和模型内各方特征等背景信息到斡旋策略等信息，系统地、动态地分析整个斡旋过程。贝尔科维奇自己也认为，权变模型对斡旋研究很有帮助。最开始贝尔科维奇的斡旋模型很简单，并且在他20世纪90年代的多篇重要文章里多次出现。在2000年时他将自己在1984年提出的模型和查尔斯·高士曼（Charles S. Gochman）在1993年提出的权变模型修改、合并为一个模型，使之更加完善。^③甚至直到贝尔科维奇去世时，该模型仍在完善中。这里我们将以贝尔科维奇2012年发表的文章中的模型为主，融合前文引用的加里·威尔顿等人的斡旋模式，完善而成一个新的模型。^④

此模型源自贝尔科维奇2012年的模型，但也根据本文所介绍的理论进行

① Jacob Bercovitch and Alison Houston, "Why Do They Do It like Thi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ediation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 172.

② Jacob Bercovitch, J. Theodore Anagnoson, Donnette L. Wille, "Some Conceptual Issues and Empirical Trends in the Study of Successful Medi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9-11.

③ 参见 Jacob Bercovitch and Alison Houston, "Why Do They Do It like Thi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Mediation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pp. 172-173.

④ 参见 Jacob Bercovitch and Jon Foulkes, "Cross-Cultural Effects in Conflict Management: Examining the Natur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Medi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Management* 12, iss.1 (2012): 27-28; Gary Welton, Dean Pruitt and Neil McGillicuddy, "The Role of Caucusing in Community Mediation,"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32, iss.1 (1988): 181-200.

了小幅度的修改,使得该模型与本文所介绍的理论一致。根据权变模型,斡旋的三个维度为背景变量、流程变量、最终结果。背景变量有前文中冲突双方的特征、冲突的核心问题、冲突本身的背景特征和斡旋方的身份职能。这些都是斡旋基本的背景信息。第二维度,即流程变量,则根据第一维度的基本信息进行判断。流程变量包括斡旋策略、斡旋时机与模式和实际斡旋行为。这三个流程变量都直接受前一维度变量的影响,也就是具体的斡旋策略、斡旋时机与模式、实际斡旋行为的选择是由前面的背景变量决定的。

具体来说,冲突双方的特征、冲突本身的背景特征和斡旋方的身份职能决定斡旋策略,冲突的背景、特征决定斡旋的时机与模式。实际斡旋行为是流程变量的核心变量,这个变量由前一维度冲突的核心问题、本维度斡旋策略和斡旋的时机与模式共同决定。同时,斡旋的时机与模式也受外部影响。最后一个维度是斡旋的结果,它由上一维度中的实际斡旋行为直接决定,斡旋的结果也对第一维度的背景变量产生一定程度的反馈作用。从而,三组变量形成斡旋的循环往复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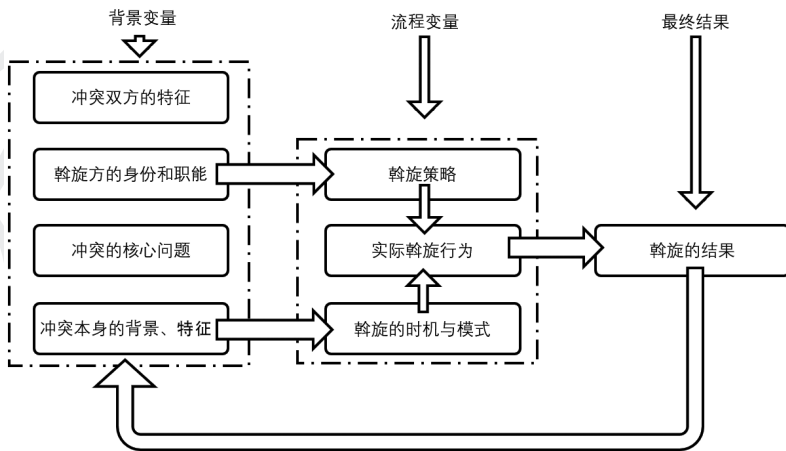


图2 斡旋的权变模型

二、韩国在朝美之间的斡旋活动

历史上韩国在朝美互动中所扮演的斡旋角色由来已久,需要进一步结合斡旋理论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入探究。

（一）文在寅政府执政初期斡旋朝美的过程

1. 韩朝的“冬奥外交”并未改善朝美关系

文在寅政府上台后矢志推动南北和解，持续对朝释放善意信号，以改善冷却的韩朝关系。有鉴于“政治破冰、体育先行”，文在寅试图以平昌奥运会为契机来恢复韩朝两国关系。2017年6月24日，文在寅出席2017年世界跆拳道锦标赛开幕式并致贺词。在致辞中，文在寅认为，如果朝鲜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将为实现人类和解和增进世界和平这一奥运会价值作出巨大贡献。^①7月6日，文在寅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邀请发表重要演讲，提出“柏林构想”，包括五个政策方向和四项提议，其中第二项提议即邀请朝鲜参加平昌奥运会，使其成为“和平奥运会”。^②10月31日，文在寅出席民主和平统一咨询会议全体会议并致开幕词表示，如果南北双方通过奥运会与世人见面并和解，江原道平昌将再次成为朝鲜半岛和平与繁荣的和解场所。^③不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对于韩国的积极主动态度和行为，朝鲜并未积极响应。

但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2018年元旦，金正恩发表新年贺词，表示朝鲜有意派遣代表团参加即将举行的平昌冬奥会，存在北南当局就此进行紧急会谈的可能性。^④青瓦台当天便表示欢迎，^⑤并提议1月9日在板门店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⑥韩国试图借平昌冬奥会开展一系列“冬奥外交”，推动韩朝沟通与合作，以及美朝对话与无核化谈判进程，实现“通韩通美”。^⑦

在“冬奥通韩”上，韩国取得了巨大成功。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正恩胞妹金与正访韩出席冬奥会开幕式，与文在寅会面，转交

① 청와대, “2017 무주 WTF 세계태권도 선수권대회 축하,” 2017년 6월 24일,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50>, 访问日期: 2020年3月5日。

② 청와대, “문재인 대통령, 코르버 재단 초청 연설,” 2017년 7월 6일,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486>, 访问日期: 2020年3月5日。

③ 청와대, 문재인 대통령 민주평통 기념사 「北평창 한걸음, 평화를 향한 큰 진전」, 2017년 10월 31일,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1357>, 访问日期: 2020年3月5日。

④ 《金正恩发表2018年新年贺词》，朝鲜《劳动新闻》，2018年1月2日，访问日期：2018年6月25日。

⑤ 청와대, “「김정은 신년사 환영」 북한 신년사 관련 청와대 브리핑,” 2018년 1월 1일,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1942>, 访问日期: 2020年3月5日。

⑥ 韩联社:《译讯:韩政府向朝鲜提议9日举行高级别会谈》，2018年1月2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102002700881>, 访问日期: 2018年6月25日。

⑦ 韩联社:《韩统一部:借平昌冬奥推动韩朝、美朝对话》，2018年1月3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103003200881>, 访问日期: 2018年6月25日。

了金正恩关于改善朝韩关系的亲笔信，转达了他对文在寅访问朝鲜的口头邀请。^① 韩朝的“冬奥外交”使得半岛南北关系快速转暖，迎来春天。韩朝对话有利于形成朝美对话氛围，进而促进朝核问题的解决。

在“冬奥通韩”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韩国在加强韩美沟通、协调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2018年1月4日，韩美首脑通电话，决定在平昌奥运会期间不进行韩美联合军演，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评价了南北对话的成功，同时希望能有好的结果，并表示：“在南北对话过程中，如果需要我们的帮助，随时都可以告诉我。美国100%支持文在寅总统。”^② 1月10日，文在寅同特朗普通电话。特朗普表示，他愿意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情况下与朝鲜举行会谈。^③ 可见，美国愿意通过暂停联合军演对朝释放善意，并对美朝峰会持开放态度。

尽管韩国此阶段在对朝、对美外交方面均取得诸多进展，然而在“冬奥通美”上，朝美关系始终没有太大起色。从金正恩释放善意到冬奥会闭幕，尽管朝美双方都偶尔直接或间接释放一些有意对话的信号，两国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双方几乎没有直接的面对面交流，只是隔空喊话，甚至出现了朝鲜外务相谴责美国破坏北南和解进程^④、美国指责朝鲜向叙利亚出口生化武器部件^⑤ 等对两国关系造成一定程度冲击的事件。

具体来说，笔者使用折线统计图，大体反映2018年1—2月朝美关系走势变化。笔者选取了与朝美关系有关的事件，事件选取标准如下：当事双方必须为部长级以上（包括部长级）官员，以及其他重要事件及其表态，包括朝美双方隔空喊话、借第三国（主要是韩国）之口表达自身态度等形式。在计分方面，正面事件计分为1分，负面事件记为-1分，没有明显正负面效应记0分。由于朝美关系一直恶劣，因此起始分数以-1分计算。根据从新华社、韩联社、朝

① 《详讯：金与正转交金正恩亲笔信并邀请文在寅访朝》，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2/10/c_1122398908.htm，访问日期：2018年6月25日。

② 청와대, “한-미 정상 통화 관련 윤영찬 국민소통수석 서면브리핑”, 2018년 1월 4일,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1990>，访问日期：2020年3月5日。

③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Call with President Moon Jae-i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January 10,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adout-president-donald-j-trumps-call-president-moon-jae-republic-korea-5/>, accessed February 25, 2020.

④ 新华社：《朝鲜外务相谴责美国破坏北南和解进程》，2018年2月1日电，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2/02/c_1122356367.htm，访问日期：2018年6月25日。

⑤ 韩国KBS广播电台：《北韩向叙利亚出口生化武器部件》，http://m.world.kbs.co.kr/news/news_today_detail.htm?no=58184&lang=c&year=2018&month=02&day=28¤t_page=1，访问日期：2018年6月25日。

鲜劳动新闻、韩国KBS广播电台以及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整理的新闻资料，可整理为以下图表。

表1 2018年1—2月朝美关系大事件及评分一览表

时间	事件	事件计分	总计
2018年1月1日	金正恩发表新年贺词，其中对美态度强硬	-1	-2
2018年1月3日	韩美外长通电话，蒂勒森愿与韩方紧密合作，为引导朝鲜无核化努力	1	-1
2018年1月4日	韩美总统通电话，决定平昌冬奥会期间不举行联合军演	1	0
2018年1月5日	韩美防长通电话就半岛局势交换意见	0	0
2018年1月10日	特朗普同文在寅通电话时表示，美朝可以在合适的时间和情况下开展对话，且在韩朝进行对话期间，美国不会对朝鲜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1	1
2018年1月12日	韩美外长通电话共商对朝事务合作	0	1
2018年1月16日	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0	1
2018年1月17日	韩美日外长在温哥华会晤讨论合作应对朝核	0	1
2018年1月19日	朝鲜谴责美国发起召开的朝鲜问题多国外长会	-1	0
2018年1月25日	美国出台对朝制裁措施	-1	-1
2018年1月27日	韩美防长在夏威夷会晤	0	-1
2018年2月1日	韩美演练清除朝鲜化武，规模较以往缩小	0	-1
2018年2月2日	朝鲜外务相谴责美国破坏北南和解进程	-1	-2
2018年2月8日	朝鲜表示访韩代表团无意与美方会面	-1	-3
2018年2月10日	金与正会见文在寅，未提与美国对话	0	-3
2018年2月12日	美副总统称美愿重启与朝对话，但“最大施压”将继续	0	-3
2018年2月13日	青瓦台曾欲促成金与正与彭斯秘密会面，未果	0	-3
2018年2月14日	文在寅建议美朝试探性对话，美方表态积极	1	-2
2018年2月23日	伊万卡会见文在寅时重申对朝施压	0	-2
2018年2月24日	特朗普宣布将对朝鲜实施“史上最重”制裁	-1	-3
2018年2月25日	文在寅会见朝鲜代表团，朝方说有意与美国对话	1	-2
2018年2月26日	美高官：访韩美国代表团与朝方人士零交流	-1	-3
2018年2月27日	特朗普：条件正确才与朝鲜对话	0	-3
2018年2月28日	《纽约时报》称朝鲜向叙利亚出口生化武器部件	-1	-4

资料来源：综合整理来自新华社、韩联社、朝鲜劳动新闻、韩国KBS广播电台等媒体信息。

由统计图3可知,2018年1—2月朝美关系总体走势低迷,仅有9天得分大于0。2018年元旦伊始,两国关系有一些缓和的迹象,但进展缓慢甚至停滞;而在1月19日朝鲜谴责多国外长会后,两国关系又开始向负面发展。尽管平昌冬奥会期间,由于文在寅的斡旋,朝美关系显露出些许积极迹象,但这一趋势并没有延续下去。随着2月24日特朗普宣布将对朝鲜实施“史上最重”制裁,朝美关系再次继续探底。总之,韩国“冬奥外交”仅仅改善了朝韩关系,但对朝美关系没有起到太大的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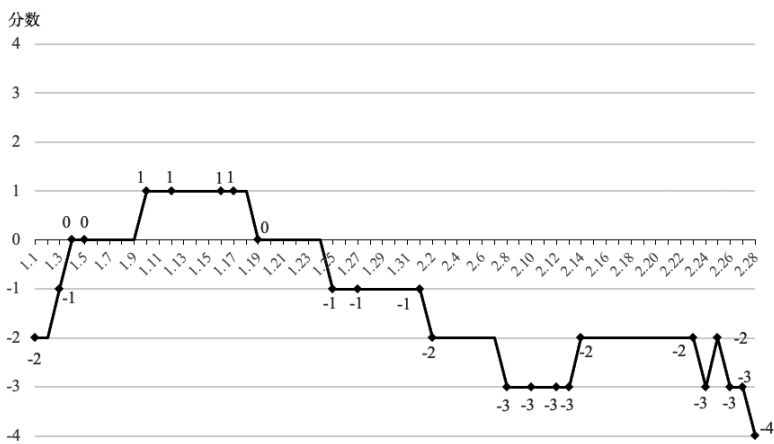


图3 2018年1—2月朝美关系走势折线图

资料来源:综合整理来自新华社、韩联社、朝鲜劳动新闻、韩国KBS广播电台等媒体信息。

2. 第二次文金会促成第一次金特会

平昌冬奥会闭幕之后,为推进朝美的持续沟通乃至金特会的举行,韩国与朝美两国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韩国斡旋外交真正的开始,同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8年3月5日,韩国总统特使团访问平壤,开启了斡旋之旅。次日,特使团返韩召开发布会,从平壤带回六点信息,其中包括两国在4月末举行第三次南北首脑会谈、朝鲜明确表明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意志、朝鲜愿意同美国对话等重要信息。^①3月8日,特使团团、韩国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溶访美,向特朗普总统通报金正恩表示将致力于无核化,承诺朝鲜

^① 청와대, “「남북정상회담 4월 말 개최」- 대북특별사절단 방북 결과 청와대 브리핑,” 2018년 3월 6일,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2503>, 访问日期: 2020年3月5日。

将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或导弹试验，并希望尽快与特朗普会面。特朗普对此表示赞赏，表示他将在5月之前与金正恩会面，以实现永久无核化。^①这一消息轰动了全世界。韩国的斡旋外交展示了其巨大的牵线搭桥作用。

4月27日，文在寅和金正恩签署《板门店宣言》，并向特朗普及时通报情况，为金特会奠定了基础。^②随后，5月4日，郑义溶再次访美，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③可以说，韩国在朝美之间保持了高频率的密切沟通与协调，进行了大量的斡旋工作。

然而，这一阶段韩国的斡旋并非一直顺利。文在寅结束访美国国的第二天，即5月24日，特朗普突然翻脸取消金特会，韩国的努力一瞬间化为乌有。^④对此，韩国迅速做出反应。25日，郑义溶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常任委员会会议，认为朝美首脑需要直接沟通，韩国应为此做出必要的努力。^⑤同日，韩美外长通话，表示愿为创造朝美对话的条件继续努力；^⑥朝美首脑会晤被取消的24小时之内，韩国就与朝鲜闪电举行了第二次文金会。^⑦27日，朝美对话形势开始好转，时任朝鲜外务省副相崔善姬和时任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成举行第一次板门店工作磋商，^⑧直到6月1日特朗普在会见金英哲后宣布金特会将于

①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Republic of Korea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Chung Eui-Yong," March 8,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republic-korea-national-security-advisor-chung-eui-yong/>, accessed February 25, 2020.

② John Delury, "Panmunjom Spring," May 1, 2018, <https://www.38north.org/2018/05/jdelury050118/>, accessed January 30, 2020;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Call with President Moon Jae-I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③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John R. Bolton's Meeting with National Security Office Director Chung Eui-Yong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May 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adout-assistant-president-national-security-affairs-john-r-boltons-meeting-national-security-office-director-chung-eui-yong-republic-korea/>, accessed February 25, 2020.

④ 韩联社:《详讯:特朗普致函金正恩取消会谈》,2018年5月25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525000500881>, 访问日期:2018年6月25日。

⑤ 청와대, "NSC 회의 결과 관련 청와대 브리핑," 2018년 5월 25일,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3434>, 访问日期:2020年3月5日。

⑥ 외교부, "한미 외교장관 통화 (5.25)," 2018년 5월 25일, http://www.mofa.go.kr/www/brd/m_4076/view.do?seq=368028, 访问日期:2020年3月8日。

⑦ 韩联社:《详讯:韩朝领导人商定紧密合作力促金特会成功》,2018年5月27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527001400881>, 访问日期:2018年6月25日。

⑧ 韩联社:《朝美板门店工作接触协调金特会议题》,2018年5月28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528002200881>, 访问日期:2018年6月25日。

6月12日举行,^①朝美之间关于首脑峰会的危机才彻底化解。

尽管这一阶段韩国的斡旋并不是一直都奏效,甚至发生了文在寅访美后第一次金特会差点胎死腹中的情况,但韩国的斡旋确实起到了引人瞩目的效果。朝美两国从主观意愿上接受首脑会谈,并逐渐开始深度接触,甚至为了第一次金特会的恢复在板门店、新加坡、美国三线作战进行工作会谈,^②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相互之间的猜疑,从而为举世瞩目的朝美新加坡峰会的成功举办奠定了基础。

3. 第三次文金会推动第二次金特会

第一次金特会成功后,朝美两国开始就履行《6·12朝美联合声明》进行谈判,但进展缓慢。尤其是新加坡峰会后不到一个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朝却毫无结果。朝美关系再一次陷入僵局。

面对僵局,韩国又一次展开了斡旋,希望朝美换位思考,继续通过韩朝首脑会谈推动朝美首脑会谈。在朝中社、《劳动新闻》等朝鲜媒体连续数日批评美国后,韩朝于8月13日召开高级别会谈首席代表会议,商定9月在平壤举行首脑会谈。^③随后,韩国将韩朝高级别会谈结果通报美国。

9月4日,在文在寅和特朗普的通话中,特朗普向金正恩传达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由郑义溶在9月5日韩国高级别代表团再次访朝时转达。^④郑义溶通过与博尔顿的通话,在9月6日晚上便转达了朝鲜的口信。^⑤9月18—20日,第三次文金会在平壤成功举行,文在寅同金正恩就无核化和朝美对话进行了很多交流。^⑥4天后,即9月24日,文在寅又迅速与特朗普举行会谈,讨论第二次金特

①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fter Meeting with Vice Chairman Kim Yong Chol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June 1,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meeting-vice-chairman-kim-yong-chol-democratic-peoples-republic-korea/>, accessed February 25, 2020.

② 韩联社:《详讯:美国务卿称朝美磋商获进展需金正恩发挥领导力》,2018年6月1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601000900881>, 访问日期:2018年6月25日。

③ 韩联社:《韩朝举行高级别会谈首席代表会议》,2018年8月13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813002300881>, 访问日期:2019年6月10日。

④ 청와대, "김의겸 대변인 정례브리핑," 2018년 9월 6일,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4169>, 访问日期:2020年3月5日。

⑤ 韩联社:《韩美国安首长通电话沟通韩特使团访朝结果》,2018年9月7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907000500881>, 访问日期:2019年6月10日。

⑥ 청와대, "문재인 대통령, 2018 평양 정상회담 결과 대국민 보고," 2018년 9월 20일,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4345>, 访问日期:2020年3月5日。

会的计划。^①短短一周内，文在寅先后同朝美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半岛局势再一次被盘活，朝美对话重回正轨。^②很快，10月7日，蓬佩奥再次访朝，这次金正恩对其与蓬佩奥的会晤“予以高度评价并表示满意”。^③朝美之间就举行两国领导人的第二次峰会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12月4日，朝美重新启动板门店对话渠道。^④可以说，朝美河内峰会得以召开，韩国在朝美之间的斡旋又一次起到了重要作用，继续扮演着信使的角色。

4. 第一次韩朝美三国首脑会晤

2019年2月28日，朝美河内峰会未能达成协议，自此朝美关系的发展再一次陷入僵局。在第二次金特会出人意料地无果而终后，韩国迅速采取措施，开展斡旋外交。3月5日，朝核问题磋商韩方首席代表、韩国外交部半岛和平交涉本部长李度勋便迅速飞抵华盛顿，会见美国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等人士。^⑤

然而，韩朝之间的沟通开始放缓。朝鲜通过由媒体对韩美关系批评，以及在开城的南北联络办公室员工临时撤离等方式，发出了不满的信号。^⑥此举或反映出朝方对韩方提出“将积极斡旋朝美关系并在制裁框架下推动韩朝合作交流”的不满。^⑦

4月14日，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七届四中全会上称韩国当局忙于国外访

① The White House, “Readout of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Meeting with President Moon Jae-i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September 2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adout-president-donald-j-trumps-meeting-president-moon-jae-republic-korea/>, accessed February 25, 2020.

② 韩联社:《韩青瓦台评文特会:朝美对话重回正轨》, 2018年9月27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927003300881>, 访问日期: 2019年6月10日。

③ 朝中社:《金正恩同志会见来朝访问的美国国务卿》, 2018年10月8日电, <http://www.kcna.kp/kcna.user.article.retrieveNewsViewInfoList.kcmsf#this>, 访问日期: 2019年6月10日。

④ 韩联社:《朝美启动板门店对话渠道》, 2018年12月4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1204004100881>, 访问日期: 2019年6月10日。

⑤ 韩联社:《韩对朝代表抵美强调朝美应继续推进核谈判》, 2019年3月6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0306000300881>, 访问日期: 2019年6月10日。

⑥ Mason Richey, “Beyond the Blame Game: Reg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Hanoi Summit,” March 29, 2019, <https://www.38north.org/2019/03/mrichey032919/>, accessed January 31, 2020.

⑦ 韩联社:《朝媒狠批韩美合作不提撤离韩朝联办》, 2019年3月24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0324000800881>, 访问日期: 2019年6月10日。

问,“假装是一个爱管闲事的‘斡旋人’和‘调停人’”,^①对韩国表达不满。4月18日和4月20日,朝鲜外务省负责美国事务局长权正根、已任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的崔善姬分别批评了蓬佩奥和博尔顿,对美国表达不满。

面对僵局,韩国仍然寄希望于通过韩朝首脑会谈以及特使外交打破僵局。2019年6月12日朝美新加坡峰会成功举办一周年之际,文在寅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表明,最好在特朗普6月底访韩之前会见金正恩。^②4月10—12日,文在寅再次访问美国会见特朗普,向美方提出了折中方案。^③

韩国一直在努力寻找突破口,从而打破僵局,推动朝美关系继续缓和。2019年6月11日,特朗普表示收到金正恩一封“漂亮”的信,并表示很感激。^④这一举动无疑给打破朝美僵局带来了期待。习近平访朝为半岛政治对话进程注入新动力,^⑤使得半岛局势重新转缓。

2018年6月29日,特朗普在大阪表示可能会见金正恩。^⑥为了在国际社会强化金正恩的最高领导人形象,崔善姬通过朝中社回应称,特朗普非军事区会面提议很有趣。^⑦第二天,特朗普在青瓦台称已被告知金正恩想要会面。^⑧在会晤形式等细节还未最终敲定的情况下,韩国青瓦台国政指挥室尹建永室长与朝

① Aidan Foster-Carter, “Is Kim Jong Un Really Claiming Overall Leadership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April 24, 2019, <https://www.38north.org/2019/04/afostercarter042419/>, accessed January 30, 2020.

② 청와대, “오늘도 포럼에서 기조연설을 했습니다,” 2019년6월12일,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6502>, 访问日期:2020年3月5日。

③ 韩国KBS广播电台:《特朗普:坚持对朝鲜制裁 将研讨韩方折中案》, http://world.kbs.co.kr/service/news_view.htm?lang=c&Seq_Code=63031, 访问日期:2019年6月10日。

④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before Marine On Departure,” June 11,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marine-one-departure-47/>, accessed February 20, 2020.

⑤ 新华社:《谱写中朝友谊新篇,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谈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2019年6月21日电,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21/c_1124656077.htm, 访问日期:2019年6月23日。

⑥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in Press Conference,” June 29,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ress-conference-osaka-japan/>, accessed February 25, 2020.

⑦ 韩联社:《详讯:朝鲜回应特朗普非军事区会面提议称很有趣》,2019年6月29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0629000600881>, 访问日期:2019年6月30日。

⑧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Mo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before Expanded Working Lunch,” June 30,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president-moon-republic-korea-expanded-working-lunch/>, accessed February 25, 2020.

美双方交换意见，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①30日，第三次金特会戏剧性地在板门店成功举行，韩朝美三国领导人也实现了历史上首次会面。尽管朝美两国首脑成功会晤的主要原因是特朗普大胆提议、金正恩积极响应，但韩国在前期稳定朝美关系、提供会晤场地方面亦发挥了作用。

5. 第一次韩朝美三国首脑会晤后韩国斡旋作用逐渐减小

尽管第一次韩朝美三国首脑会晤又一次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但半岛局势并未因此而有所好转。仅仅在会晤后不到20天，2018年7月16日朝鲜便谴责韩美联合军演，^②紧接着9天后，即7月25日开始多次进行新型武器试射。^③朝美、朝韩关系又一次降温。尽管10月5日朝美在斯德哥尔摩恢复了工作层面谈判，但第二天朝鲜便称在美国撤销敌视政策前无意再对话。^④这对于一直斡旋朝美关系的韩国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事实上，自第二次金特会失败后，韩国的斡旋作用已经弱化，第一次韩朝美三国首脑会晤更像是“回光返照”。朝美斯德哥尔摩工作会谈破裂后，韩朝关系愈发寒冷，10月23日金正恩在视察金刚山时要求拆除韩方设施。^⑤韩朝关系遇冷也表明此时韩国的斡旋作用几乎消失殆尽。随着12月8日朝鲜称前一天在西海卫星发射场进行重大试验，^⑥半岛局势骤然紧张，朝美之间大打口水战。尽管朝鲜没有如期给美国送上“圣诞礼物”，^⑦即在圣诞节前后“发难”，但朝美关系短时间内回暖的可能性很小，金正恩在2019年末的朝鲜劳动党七届五

① 姜兑和：《朝美首脑板门店会晤前紧迫的事前协调》，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2019年7月2日，https://chinese.joins.com/gb/article.aspx?art_id=190837，访问日期：2020年3月10日。

② 朝中社：《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谴责美国欲进行针对朝鲜的联合军演》，2019年7月16日电，<http://www.kcna.kp/kcna.user.article.retrieveNewsViewInfoList.kcmsf.jsessionid=28A2048A592665A956B8EF8071569BC0#this>，访问日期：2020年3月10日。

③ 朝中社：《金正恩同志组织指导新型战术制导武器示威射击》，2019年7月26日电，<http://www.kcna.kp/kcna.user.special.getArticlePage.kcmsf>，访问日期：2020年3月10日。

④ 朝中社：《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将来朝美对话的命运取决于美国的态度》，2019年10月6日电，<http://www.kcna.kp/kcna.user.article.retrieveNewsViewInfoList.kcmsf.jsessionid=28A2048A592665A956B8EF8071569BC0#this>，访问日期：2020年3月10日。

⑤ 朝中社：《金正恩同志视察金刚山旅游区》，2019年10月23日电，<http://www.kcna.kp/kcna.user.special.getArticlePage.kcmsf>，访问日期：2020年3月10日。

⑥ 朝中社：《朝鲜国防科学院发言人谈话》，2019年12月8日电，<http://www.kcna.kp/kcna.user.article.retrieveNewsViewInfoList.kcmsf.jsessionid=28A2048A592665A956B8EF8071569BC0#this>，访问日期：2020年3月10日。

⑦ Daniel R. Depetris, “North Korea’s ‘Christmas Gift’ That Wasn’t,” December 30, 2019, <https://www.38north.org/2019/12/ddepetris123019/>, accessed January 31, 2020.

中全会上也做出“朝美关系僵局难免带有长期性”的判断。^①

在这一阶段，韩国的斡旋作用大幅下降。尽管韩美各级官员在频繁沟通，但韩朝关系持续遇冷，韩国未能像以往那样发挥出斡旋作用阻止朝美关系退步。不过，韩国的斡旋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在朝鲜劳动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金正恩表示根据美方态度调整应对方式，为有关核谈判留下余地。^②2020年1月10日，郑义溶称已转达特朗普对金正恩的生日祝福，^③这表明韩国依然能够在朝美之间充当“信使”。但受制于朝美关系，韩国所能起到的斡旋作用十分有限。

（二）韩国符合作为斡旋方的基本条件

由前述斡旋定义可知，在这一系列的冲突管理中，朝美两国是冲突方，韩国是冲突方之外的第三方，同时获得朝美两国的信任。韩国通过与朝美两国的首脑会谈或高级别会谈，充当朝美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或者在谈判陷入僵局时提出折中方案，以化解朝美之间的冲突。在斡旋过程中，尽管面临着来自朝美两国的压力，^④韩国并没有过分偏向朝美其中一方，并在实践中提出“无核化与韩朝关系良性互动”主张。^⑤韩国一系列的和平对话行动也使得朝美提高了信息沟通的效率。相比过往的严重对立，两国建立了一些互信，朝美首脑会谈也成功举行。所以，韩国的行为符合斡旋定义。

经历了“冬奥外交”后，韩朝两国成功建立起互信。金正恩在2019年的新年贺词中这样评价两国关系，即“曾经处于不信任与对抗的极端的北南关系彻底转为信赖与和解的关系”。^⑥并且，韩国是美国的盟国，两国之间一直保持着互信。2019年6月3日，文在寅在接见美国代理防长帕特里克·沙纳汉

^① 朝中社：《朝鲜劳动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隆重举行》，2020年1月1日电，<http://www.kcna.kp/kcna.user.special.getArticlePage.kcmsf>，访问日期：2020年3月10日。

^② 韩联社：《详讯：金正恩称将开发战略武器但为核谈留余地》，2020年1月1日电，<https://cn.yna.co.kr/view/ACK20200101000500881?section=search>，访问日期：2020年3月10日。

^③ 韩联社：《详讯：韩国安首长称已转达特朗普对金正恩生日祝福》，2020年1月10日电，<https://cn.yna.co.kr/view/ACK20200110005600881?section=search>，访问日期：2020年3月10日。

^④ 笔者认为，朝美向韩国施加压力，主要目的是争取斡旋方韩国在斡旋时能够偏向于己方，从而在冲突方朝美的直接谈判中建立优势，而向韩国施加压力这一行为，表达对韩国不满的目的相对较轻。具体分析详见下文“韩国斡旋的模式”这一部分。

^⑤ 韩联社：《韩统一部：韩朝经合需无核化与韩朝关系良性互动》，2018年11月23日电，<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1123004100881>，访问日期：2019年6月11日。

^⑥ 朝中社：《金正恩同志发表2019年新年贺词》，2019年1月1日电，<http://www.kcna.kp/kcna.user.special.getArticlePage.kcmsf>，访问日期：2019年6月11日。

(Patrick M. Shanahan) 时表示, 希望韩美同盟为半岛和平进程提供坚强后盾。沙纳汉表示, 坚信韩美同盟坚如磐石, 坚不可摧的韩美协防状态正在为和平解决半岛问题作出贡献。^①

韩国的斡旋方角色不是仅仅停留在理论和口头上, 事实上也得到了朝美两国的承认。文在寅在2018年9月11日曾透露, 韩方需要在朝美间劝和促谈, 金正恩和特朗普也在请求他扮演斡旋角色。^② 总的来说, 韩国从理论上符合斡旋方的条件, 事实上韩国也在扮演这一角色, 并且朝美两国均意识到韩国能够发挥斡旋作用。

(三) 韩国斡旋的效力

由上文可知, 对韩国斡旋效力的分析, 需要从冲突双方——朝美两国的身份特征、朝美冲突的特征以及斡旋方——韩国的身份特征这三个角度展开分析。

1. 冲突双方——朝美两国的身份特征

首先, 非常明显的是, 朝美两国的谈判人员均为两国的政府代表和合法代言人, 能够代表本国利益, 并贯彻本国的意志, 这使得韩国斡旋成功的概率增大。

其次, 在国际体系中, 美国仍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在半岛地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尽管朝鲜的国力、地位远不如美国, 但朝鲜凭借着核力量 and 与周边各国的关系在半岛地区拥有远超出其国家实力的影响力和地位, 不容小觑, 同时这也无法改变朝美实力、地位差距大的现实。

最后, 来自不同政治体制的各方更有可能互不信任。朝鲜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美国则是资本主义制度。由于朝美两国政治体制不同, 相对于同一政治体制下的冲突方, 两国更有可能不信任, 所以这会对韩国的斡旋效力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2. 朝美冲突的特征

首先, 分析影响最大的因素——冲突的性质。根据前文理论部分, 意识形态冲突的斡旋相对来说较难取得成功, 非意识形态冲突的斡旋则容易取得成

^① 韩联社:《文在寅: 韩美同盟对无核化对话至关重要》, 2019年6月3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0603005300881>, 访问日期: 2019年6月11日。

^② 韩联社:《文在寅: 进入弃核阶段需朝美首脑勇下决断》, 2018年9月11日电,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911002800881>, 访问日期: 2019年6月11日。

功。朝美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冲突，夹杂着安全问题、经济制裁问题、核问题、历史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等多种问题。但目前朝美冲突的主要问题是无核化与经济制裁，其深层次的核心问题为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并非意识形态问题，对于韩国来说，当朝美冲突并非以意识形态为主时，这就意味着韩国斡旋存在一定的效力。反之，一旦朝美冲突中意识形态问题被无限放大，冲突性质彻底改变时，韩国斡旋的效力将几乎不会存在。

其次，从冲突的死亡人数进行分析，除瓦姆比尔昏迷返美死亡事件^①，近期朝美冲突并未造成明显的人员伤亡，这也有利于韩国发挥其斡旋效力。朝美冲突的复杂性会一定程度上制约韩国斡旋的效力，但这种影响远不如朝美冲突性质的影响大。

最后，需要分析冲突的持续时间，也就是韩国斡旋的时机。从理论上讲，斡旋的最佳时机在于冲突持续时间中的某一中间点，在这个中间点，朝美双方已经承担很高的成本，但也没有因成本过高而深陷泥潭无法自拔。因此，韩国如果能够把握好斡旋朝美的时间点，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从一开始就急于斡旋或者放任冲突升级置之不理，则很有可能耽误斡旋的最佳时机，从而严重损害韩国斡旋的效力，甚至有可能使斡旋失败。

综上所述，朝美冲突的性质主要为安全问题，这决定了韩国在朝美之间存在一定的斡旋空间。朝美冲突几乎未造成伤亡有利于为韩国斡旋减少障碍，但朝美冲突的复杂性制约了韩国斡旋效力。最后，韩国进行斡旋的时机也会对其斡旋效力产生正面或负面影响。

3. 斡旋方——韩国的身份特征

根据前文，斡旋方需要行事独立公正，并且同时获得冲突双方的信任，才能发挥其作用。斡旋方的经验尽管会发挥一些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或者重要的因素。对照看来，韩国的斡旋外交相对独立公正，并且同时获得了朝美两国的信任，这意味着韩国能够发挥其斡旋效力。同时，韩国也曾在六方会谈中对朝美进行斡旋，加之近几年韩国进行了大量的斡旋工作，有斡旋经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在寅政府的斡旋经验也会更加丰富，这将有利于未来韩国在朝美之间施展斡旋外交。

但从斡旋方的权力角度考虑，在半岛问题中，韩国的权力远小于美国，其

^① 2016年1月，美国大学生奥托·瓦姆比尔（Otto F. Warmbier）持旅游签证到达平壤，他因试图偷走酒店里的一张政治宣传标语，被以“反国家”罪名起诉，并被判处15年劳动教养。他被监禁17个月，于2017年以植物人的昏迷状态被释放回美国，最终不幸身亡。

对美国很难制约；同时相对于朝鲜，韩国的权力并无明显的优势，甚至在一些方面呈现劣势。因此，韩国相对较弱的权力地位会对其斡旋效力造成一些制约。仅凭韩国一方参与斡旋，会对斡旋造成制约，所以韩国需要与权力地位远高于自身，甚至半岛问题中与美国具有类似影响力的国家进行合作，才能使其斡旋效力最大化。

综上所述，根据斡旋理论，最为影响斡旋效力的是背景因素，即冲突的性质特征，以及冲突方的身份特征，斡旋方的身份特征影响相对有限。从前两个角度分析，尽管韩国的斡旋面临一定的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能进行斡旋。并且，倘若合理把握局势，找准时机，韩国斡旋的空间与效力可以越来越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作为斡旋方，韩国并不是影响朝美斡旋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在进行斡旋时需要注意尺度，不能做超越自身斡旋效力范围的事情。

（四）韩国斡旋的策略

从前文的理论可知，在三种斡旋策略中，指导性策略成功率最高，其次为沟通促进策略，程序性策略成功率最低。目前，韩国采用最多的策略便是沟通促进策略，韩国在朝美之间扮演着信使角色。^①然而在斡旋中，韩国通常扮演相对被动的角色，向当事各方传递信息，促进合作，但对更实质性的过程几乎没有影响。同时，韩国也采取了一些程序性策略，如时任韩国外长康京和曾在2018年10月1日接受韩国国会质询时表示，美方应先为朝鲜推进无核化营造环境，^②希望从朝美两国解决冲突的程序上进行改变，从而推动冲突的解决。

不过，程序性策略是三种斡旋策略中成功率最低的，如果单独采取这一策略将收效甚微。指导性策略是最有效的，然而，目前为止，从公开的信息看，韩国并没有采取这一最有效的策略。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韩国的权力无法支撑这一策略的实施。指导性策略对斡旋方的权力、地位有一定的要求，在朝美两国面前，韩国的权力、地位无法达到这一标准，因此目前韩国很难实施指导性策略。

朝美河内峰会后，韩国开始尝试提出折中方案。2019年4月12日，文在

^① 韩联社：《韩青瓦台：总统特使在朝美间扮演信使角色》，2018年9月6日电，<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906004500881>，访问日期：2019年6月10日。

^② 韩联社：《韩外长：美方应先为朝推进无核化营造环境》，2018年10月1日电，<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1001003100881>，访问日期：2019年6月12日。

寅会见特朗普时提出了折中方案。^①目前还没有关于这份折中方案具体内容的公开消息。但根据前文的理论,倘若韩国的折中方案属于指导性替代方案,尽管理论上这类方案是最有效的,但现实已表明韩国的权力地位无法维持这一方案,因此韩国需要与半岛问题其他相关方合作。除韩、朝、美外,半岛问题的参与国还包括中、俄、日三国。其中日本的权力地位同样无法支撑这一类方案;俄罗斯的权力地位可以支撑这一方案,也是韩国潜在的合作对象;中国既有足够的权力地位,也有一定的意愿解决朝美冲突。因此,若韩国想通过指导性替代方案,采取指导性策略斡旋朝美冲突,加强同中俄等国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为最大限度发挥韩国斡旋的效力,韩国必须同相关国家开展合作,采取指导性斡旋策略,提出指导性替代方案改变朝美双方的收益预期,同时辅之以程序性斡旋策略,构建协商环境,控制斡旋进程的内容和走势。

(五) 韩国斡旋的模式

由前文的理论可知,如果在斡旋的初始阶段或冲突方采取有争议的行为时,斡旋方采取预选模式会更加有效;而当替代方案大体产生、潜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施加压力或需要达成协议时,斡旋方采取联席模式更加有效。因此,鉴于目前韩国斡旋处在初始阶段,韩国需要采取预选模式,通过韩朝、韩美双边沟通进行斡旋,突破瓶颈,避免朝美直接碰面导致敌意上升,使得折中方案无法提出。当朝美两国就冲突的解决基本上达成共识后,再通过三方会谈、四方会谈乃至六方会谈等联席模式进行最终的斡旋,从而促成朝美达成协议,结束冲突。

鉴于朝美冲突的复杂性,韩国的斡旋可以采用分阶段运营的方式。韩国可以将解决朝美冲突分为若干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开始之时,先以预选模式提出、完善新的备选方案,促使朝美双方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随后,有关各方需要再召开一次阶段性的三方会谈、四方会谈或六方会谈,通过联席模式最终敲定解决方案,并逐渐进入化解冲突的下一阶段。进入下一阶段后,韩国再次选择预选模式开始斡旋,以此类推,直到朝美完成关系正常化,解决双方所关心的主要问题。

^① 韩国KBS广播电台:《特朗普:坚持对北韩制裁 将研讨韩方折中案》, http://world.kbs.co.kr/service/news_view.htm?lang=c&Seq_Code=63031, 访问日期:2019年6月10日。

而对于韩国而言，需要注意的是，在预选模式中，冲突方会减少直接敌意，提供信息的意愿增强、较易提出新的替代方案，同时冲突方行为也将更加大胆，贬低对方、提供虚假信息、增加间接敌意等行为出现的频率将上升。因此，在预选模式中朝美两国会经常性向韩国施加压力，期望韩国在进行斡旋时能够做出有利于己方的决策。如朝鲜外宣媒体“我们民族之间”曾于2018年12月21日批评韩国“忙于看美国脸色造成韩朝合作项目没有进展”，^①以及前文所提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七届四中全会上称韩国当局忙于国外访问，“假装是一个爱管闲事的‘斡旋人’和‘调停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也曾在2018年8月末阻碍韩国官员赴朝考察铁路。^②因此，韩国需要妥善处理来自朝美两国的压力。并且，由于预选模式中朝美双方贬低对方、提供虚假信息的可能性上升，因此在实际的沟通与谈判中，韩国官员需要注意鉴别朝美双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避免被虚假信息利用，从而对全局造成负面影响。

（六）结合权变模型对韩国斡旋的整体性分析

以上内容分析了韩国斡旋过程中各个变量如何对其产生影响，以及影响几何。下面将这些变量组合到一起，将前述斡旋权变模型套入韩国在朝美之间的斡旋中，从背景信息开始，按照这个模型逐渐分析，最终得出结论。

首先分析背景变量，即韩国斡旋的背景。从冲突核心问题角度分析，朝美冲突核心问题为非意识形态问题，这决定了韩国存在一定的成功斡旋朝美的空间。然后，从冲突双方特征分析，朝美双方存在较大的权力差距和政治体制差异，这增加了韩国斡旋的难度。从冲突本身的背景、特征分析，朝美冲突错综复杂，朝美无核化对话尚未步入正轨，^③朝美冲突依然没有各方均接受的解决方案，这些因素也成为韩国斡旋朝美的障碍。最后，作为斡旋方，韩国本身并没有最终决定权，权力和地位的差距也令其无法直面美国。总体而言，韩国存在一定的斡旋空间，但斡旋难度较大，且朝美无核化对话始终未能步入正轨，韩国斡旋实际上仍处于初始阶段。这些都是韩国斡旋的背景。

^① 韩联社：《朝媒批韩看美脸色不积极改善关系》，2018年12月21日电，<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1221001000881>，访问日期：2019年6月11日。

^② 韩联社：《韩官员赴朝考察铁路受阻 美或不满经合提速》，2018年8月30日电，<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830001300881>，访问日期：2019年6月11日。

^③ 韩联社：《韩统一部长官：朝美无核化对话尚未步入正轨》，2018年12月19日电，<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1219003100881>，访问日期：2018年12月20日。

上述背景变量决定了下一维度，即流程变量。综合韩国斡旋难度大、韩国实力地位不足等背景信息，在斡旋策略上韩国采取大量的沟通促进策略，且由于韩国面临的斡旋难度较大，单纯采取成功率最低的程序性策略并不现实。如若单纯采取成功率最高、要求却最为严格的指导性策略，鉴于韩国相对较低的权力地位，这一方案也不现实。所以，韩国需要同相关国家合作，将指导性策略和程序性策略融合，从而提出新的替代方案。

在斡旋模式方面，朝美无核化对话尚未步入正轨这一背景决定了韩国目前仍需采取预选模式，分别和朝美两国谈判。在斡旋时机方面，在第二次金特会破裂、朝美长时间处于僵局的背景下，韩国不应马上进行斡旋，也不应放任局势僵持甚至恶化，而要选取恰当的时间点，待朝美两国对僵局出现焦虑，甚至认为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时展开斡旋，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韩国借特朗普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顺访韩国之际，促成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板门店的会晤。文在寅现身金特会现场，便直观地表明了韩国所起到的斡旋作用。

以上斡旋策略、斡旋时机与斡旋模式最终决定了流程变量中的核心——韩国实际的斡旋行为，最终产生相应的斡旋结果。斡旋结果反过来对斡旋的背景变量产生反馈作用，促使斡旋背景发生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流程变量，周而复始。韩国也需要密切注意每一次斡旋结果对背景变量所产生的反馈，根据新的背景信息，及时、精准地调整斡旋策略与模式，循环往复，直到韩国成功斡旋朝美之间的冲突。

三、韩国斡旋朝美关系的评估与进路

韩国斡旋朝美关系既发挥了充当朝美之间的信使、缓解朝美互不信任、提高韩国在半岛问题中的地位与发言权等积极作用，又具有开展斡旋的余地相对较小、无法掌握最终决定权等局限性。

（一）韩国斡旋朝美的积极作用

1. 充当朝美之间的信使

正如前文所述，韩国在朝美之间起到了信使的作用。朝美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交流障碍，即使有联合国等渠道进行沟通，一旦两国关系恶化，这些渠道也会失去意义。而韩国的斡旋大部分采取的是沟通促进策略，朝美之间许多信息均通过韩国传达给对方，尤其是在朝美关系出现困难时，这种沟通促进策

略起到了搭建沟通桥梁、突破朝美间沟通障碍的作用。

2. 缓解朝美互不信任

沟通促进策略适用于囚徒困境式的冲突。囚徒困境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因信息沟通不畅而造成两个博弈方缺乏互信。韩国采取沟通促进策略，在朝美之间扮演信使的角色，促进两国之间的沟通，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囚徒困境，增强了双方的互信，促成了朝美首脑峰会。

3. 提高韩国在半岛问题中的地位与发言权

韩国的斡旋不仅对朝美两国关系改善起到了促进作用，也给自身带来了收获。在半岛问题的相关六方中，韩国相对来说实力较弱，但通过一系列斡旋行动，韩国在半岛问题中的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彼时“萨德”问题出现后，韩国在半岛问题中处于很尴尬的境地，既不能抵制美国的强压，又因朝鲜频繁的核导试验而变得非常被动，还因为中韩关系遇冷而无法同中国密切合作。但随着局势变化，在朝美破冰阶段，韩国通过斡旋成为朝美之间的信使，并且以韩朝两国为基础提出了许多构想，如同美国一起发表韩朝美终战宣言、^①对韩朝俄三方合作项目联合研究、^②“韩半岛新经济构想”^③等。

（二）韩国斡旋朝美的局限性

1. 韩国开展斡旋的余地相对较小

尽管韩国通过斡旋提升了自身在半岛问题中的地位，但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斡旋方本身受到冲突性质、冲突方身份特征等因素的限制，加之半岛问题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朝美两国的不满。而韩国的权力、实力及策略选择有限，这些最终导致韩国开展斡旋的余地受到限制。如康京和曾于2018年10月10日表示韩国外交部正同有关部门讨论是否需解除“5·24”对朝制裁，此言一出，迅速引起美国方面强烈反弹，特朗普直接表示，“未经美国同意，韩国不

① 韩联社：《韩外交部：争取尽早与朝美一同发表终战宣言》，2018年10月25日电，<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1025003800881>，访问日期：2018年6月25日。

② 韩联社：《文在寅杜马演讲指明韩朝俄合作愿景》，2018年6月21日电，<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621003800881>，访问日期：2018年6月25日。

③ 韩联社：《文在寅向金正恩提出韩半岛新经济构想》，2018年4月30日电，<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430005400881>，访问日期：2018年6月25日。

会付诸行动”。^① 尤其当朝美关系陷入拉锯战后，韩国斡旋的余地变得更小。^②

2. 韩国无法掌握最终决定权

由前文可知，斡旋是一个背景驱动的过程，斡旋方无法掌握最终决定权，最终决定权掌握在冲突双方手中。虽然文在寅、郑义溶等人多次强调韩国应主导半岛问题以及朝美关系缓和，充当“半岛号驾驶员”，^③ 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上看，这一期望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况且韩国的实力和地位更是有限。尤其是河内峰会失败后，韩国完全无法阻止朝美关系趋冷。因此，作为斡旋方，韩国无法掌握最终决定权。所以，朝美冲突最终的解决、朝美关系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朝美两国自身。

（三）韩国进一步斡旋朝美的进路

韩国斡旋朝美冲突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文在寅政府一直认为，韩国是朝美之间的仲裁者，并要成为半岛问题的主导者。然而，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韩国作为仲裁者、主导者仅仅是幻想而已。尽管第一次韩朝美首脑会晤在文在寅的斡旋和见证下举行，但韩国并未实质性参与讨论。

作为斡旋方，韩国并没有最终决定权，最终决定权掌握在朝美两国手中，所以韩国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待自身相对不足的权力、地位与作用，加强与中俄等区域内大国和朝核问题相关国家的沟通与合作，遵循“先预选再联席（韩朝美首脑会谈）”的斡旋路径，判断朝美提供信息的真假性，承受往来自朝美两国的压力，发挥自身斡旋效力和国际合力，促进朝美关系的发展和半岛问题的解决，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发展。

① 韩联社：《韩外长失言引反响 韩美涉朝事务协商受关注》，2018年10月11日电，<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1011001900881>，访问日期：2019年6月12日。

② 郑效植、全秀真：《朝美陷入拉锯战韩国余地逐渐缩小》，韩国《中央日报》中文网，2019年4月15日，https://chinese.joins.com/gb/article.aspx?art_id=188899，访问日期：2019年6月12日。

③ 韩联社：《文在寅：韩国应在半岛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2018年12月10日电，<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1210007800881>；韩联社：《韩国安室长：韩将主导韩朝、朝美关系向好》，2018年8月28日电，<https://cn.yna.co.kr/view/ACK20180828003600881>，访问日期：2019年6月12日。

A Study on ROK's Mediation Role i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DPRK-US Relations —Take the Moon Jae-in Administration's Mediation in Its Early Years as an Example

LI Jiacheng and ZHANG Yiliang

Abstract Mediation is an ancient topic. Although mediation is very common,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i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mediation.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scholars such as Jacob Bercovitch and Qi Haixia have summarize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mediation, classified mediation strategies, explored the nature of caucusing models and joint models of mediation, and built contingency models of mediation. Although ROK's mediation faces some difficulties, it has an obvious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PRK-US rel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revival of the first Kim-Trump Summit. ROK even calls itself “the peninsula pilot”. ROK's mediation has three positive functions, such as serving as a messenger between the DPRK and the US. Meanwhile, there are two limitations for ROK's mediation, namely, less leeway and inability to control the final decision. ROK is not the decisive factor influencing the mediation between the DPRK and the US and cannot do anything beyond the scope of its own mediation. Therefore, ROK needs to see its status and role realistically, and it is necessary for ROK to fully cooperate with major regional powers and follow the mediation path of “firstly caucusing and then joint” to form the resultant force of medi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success of mediation between DPRK and the US.

Keywords mediation; ROK; the Moon Jae-in administration; DPRK-US relations; the Korean peninsula issue

Authors LI Jiache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aoning University; ZHANG Yiliang, Doctoral Candidate, Northeast Asia College, Shandong University.